

QIAN TIAN YU HOU TIAN



前天与后天

—阿列克辛中篇小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前天与后天

——阿列克辛中篇小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 沈阳

Анато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Алекс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о м 1

П О В Е С Т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 1979

«Юность» №3, 1978

根据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及

《青春》杂志1978年3月号译出

前 天 与 后 天

——阿列克辛中篇小说选

*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1/2 插页：2

字数：304,000 印数：1—40,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88 定价：1.10元

译者 蒋望明 耕 耘

谭得伶 张 佳

孙静云 新 世

周 圣 陆 欣

校者 张 佳

责任编辑：邵 光

装帧设计：广 阔

题 头 画：〔苏〕B.捷列辛科

阿列克辛中篇小说选

- 1 五排第三个
43 “疯疯癫癫的叶芙多吉娅”
85 而同时在某处……
139 剧中人与扮演者
244 我哥哥吹黑管
288 前天与后天
357 请来电话，请来吧！……
406 后方有后方的责任



五排第三个

1

我常听说，人们疼爱孙孙往往甚于自己的儿女。我不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得孙多在晚年，这时已不怕病痛和死亡，而只怕孤独的缘故。

莉莎就是在我年近六十岁那个时候出世的。我的儿子沃洛佳和他的妻子克拉娃以前就打过招呼，说是因为有我在身边，他们才迈出了这样大胆的一步，不然，还下不了决心呢。把莉莎抱回家的时候，沃洛佳和克拉娃说，他们把孩子的命运全部托付给我了。再说，我在学校里还教过三十五年书。

“我们在这么小的时候，谁都没有受过教育家的管教，”沃洛佳对我说。

克拉娃同丈夫的意见一致。

莉莎刚满一周岁，沃洛佳和克拉娃就出外发掘古物去了；在某地又发现了一座古墓。他们的职业不是研究未来，

而是考察久远的过去——这两口子都是搞考古学的。因此，莉莎由我来照应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我懂得，我的孙女应该比她的所有同龄人说话都早，比所有别的孩子早学会认字，也要比别人早了解周围的事物……因为儿子曾暗示过，我本身可以退休，可我的教育经验则不然。

克拉娃同丈夫的意见一致。

他们坚决认为，这三十五年积累下来的一大套经验都应该一股脑儿地用在莉莎这个小可怜儿身上，并且还要取得惊人的效果。

然而，我的经验却同莉莎的个性发生了冲突……

对她确实有个性这一点，我心里马上就有了数，因为她从来不爱哭。即便在她感到疼和湿得难受的时候也都闷声不响！这样一来，也就外加了许多麻烦。

当孙女三岁半的时候，我跟她解释过：莉莎——这不是大名，大名听起来又响亮又体面，叫伊丽莎白。从那以后，叫她莉莎，她就再也不应声了，干脆来个不搭理。于是我就说服孙女，告诉她，用伊丽莎白这个长名字称呼她这么个小孩子怪别扭的，人家要笑话。

“就让他们去笑话呗，”她说。

我又对她解释，伊丽莎白这个名字不同父名联起来叫，压根就不行，因为过去用它称呼女皇^①时才不带父名。从此，莉莎便摆出了一副女皇的架势。而我呢，每逢她的父母

① 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俄国女皇，彼得一世的女儿。——译者

从某个大墓穴和古墓那儿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就向他们报告说：“伊丽莎白在睡觉……伊丽莎白在坐便盆……”

孙女获得了生平第一次胜利。

我房间里的桌子上方挂着几张班级合影。我在这些班里教过文学和俄语课，同时还担任过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些照片上第一排的人都半卧着，第二排的人坐着，而第三、第四排的人则往往站着。无论是半卧着的，坐着的，还是站着的，脸部表情都显得老成而拘谨。这也许是因为老师们在场的缘故，他们通常都坐在第二排的当间儿。

伊丽莎白喜欢用手指头在照片上一个一个指着问：“这是谁呀？这个呢？……”

由于脑动脉硬化症的主要特征是不久以前的事记不清，而很久以前的事则记得很牢，所以我马上就能叫出我从前的学生的姓名。

惟独有一张照片上是五排人……一个在黑白照片上看起来分明是浅色头发，而实际上却是火红色头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脸上带着笑容。他就站在那个第五排的左数第三个位置上。

我早就对孙女说过，这是瓦尼亚·别洛夫，挨着他的是她爸爸。那一天瓦尼亚硬说，他能站在两张摞在一起的凳子上。因此才增加了一个其他照片上都没有的第五排。

伊丽莎白的爸爸也跟着他的朋友站了上去，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张摞起的凳子上。这对他来说特别不容易，因为他生来右腿就有点儿瘸。总想高人一头的谢尼亚·戈卢勃金也差点儿没从凳子上摔下来。

可瓦尼亚·别洛夫在照片上却是笑呵呵的。

他是我那个班上的一个捣蛋鬼。我把瓦尼亚所干的一桩桩坏事都讲给伊丽莎白听了，好让她一辈子也不去干这类事。

一次，瓦尼亚·别洛夫当着一街人沿着三层楼的墙檐走到了我们教室的窗口，并且说：“可以进来吗？”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校长当天就问我。

“瓦尼亚·别洛夫……”我回答说。

还有一次，他宣布绝食……他认为，我给一个学生打了个两分不公平。瓦尼亚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走到我跟前，低声说：

“薇拉·玛特维耶芙娜，您在课上问的是没有给我们留过的作业。”

“可是，就连我留过的他也掌握得……不好。”

“掌握得不好？也许……但是也不能就为了这个给打两分呀。”

“分数已经记在班级日志上了。”

“可以把它改过来嘛。”

“不行！”

“您应该改。”

“绝对不行……”

“那么请原谅，薇拉·玛特维耶芙娜，那我可就要抗议了。”

“怎么抗议呢？”

“宣布绝食！”

我笑了笑，甩了甩手。

那天，他果真没有到食堂去吃饭。我查问过，确实没有去。第二天还是没去……

“绝食了吗？”我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问他。

“绝食了，”他回答。

“你还打算……饿多久呢？”

“直到您把两分改过来……”接着，他往四下看了看，又小声加了一句：“您甭担心，还没人知道哩。不然的话，学校食堂要关门的！”

晚上，我走访了瓦尼亚的家长。

别洛夫的家就在学校旁边，只隔一条马路。

幸好瓦尼亚本人没在家。两位和蔼可亲而又腼腆的家长显得忧心忡忡，十分不安。在他们身上既没有瓦尼亚的那种坚决果断，也没有他那股调皮劲儿。

“出了什么事啦？”母亲提心吊胆地问道。“他在学校……惹什么祸了？”

“请别着急。”

“哪能不着急呀？他是我们的命根哪……”

在屋子最舒适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瓦尼亚的书包（我立刻就认出来了！）、作业本和书。桌子上方挂着一张课程表。此外，还有他站在五排第三个位置的那张照片。

“你们放心吧，”我说。“他学习不错，已经被选拔参加校外数学竞赛啦！”

“谢天谢地！”母亲说。

我这才鼓足勇气问：

“请问，他……吃饭吗？”

“不吃呀……”瓦尼亚的妈妈惶恐地说。“只喝水……一口面包都不吃。我问：‘是不是闹肚子了？’可他说：‘不想吃！’都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我想：“看来他是非强迫我答应他不可了！”于是，第二天我便当着瓦尼亚的面把那个学生的两分改成了三分。

“为什么呢？”当我把这件很久以前的事从头到尾讲给已是六岁的伊丽莎白听了一遍之后，她问道。“你是怕瓦尼亚饿死吗？”

“我把那个学生的两分改成了三分，”我重复了一句。

不过我并没有告诉伊丽莎白，那个学生就是她的爸爸。

2

是的，沃洛佳在我那个班上学习。事情就是这样……校长劝我当六年级三班班主任时说：

“别再推辞了吧！这都是偏见，谁会说您偏心呢？”

我答应了。后来，我连续三年证实了校长所说的那种谁也不能怀疑的不偏不倚。无形中这已成为我在教育学生的工作中须要着重注意的一个问题了。我非常认真……要让人人看到，我对自己的儿子是严厉的，既不迁就，也不纵容。我至今也不明白，沃洛佳当初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没有一本教育著作里说过，假如就在教师的眼皮底下，

就在靠窗的第一张课桌后面坐着的是自己的儿子，那么他应该怎么办。

沃洛佳所以坐在第一张课桌，就因为他喜欢坐最后一张课桌。

我总是拿他的作文作例子向全班讲解，哪些语法和词义上的错误是最典型的。我常让他长时间地站在黑板旁边，叫他库德里亚夫采夫，虽然对其他同学我一向只叫名字。

结果我还是把他突出出来了。当然这是从反面的意义上说的……

在文学课上沃洛佳只能答好不能答坏。但有一次，我发现儿子在课堂上胡诌一气，便对他提了一个在学校里没学过的生疏的问题。沃洛佳没答上来，于是我就大声地对他，确切些说，对全班宣布：

“库德里亚夫采夫，两分！……”

就为这个，瓦尼亚·别洛夫宣布了绝食。

“要时刻记住，你是我的儿子！”我告诫沃洛佳。“你要正确理解我……”

他记住了，理解了，所以没有觉着委屈。但瓦尼亚·别洛夫不想理解！他打乱了我处理我同我儿子兼学生之间相互关系的计划。统统打乱了！

我对沃洛佳说，他不应该单单对历史和古老的陶瓷碎片感兴趣。我告诫他，数学测验的时候不准交头接耳或是打小抄。

然而，瓦尼亚·别洛夫却对我儿子说什么数学对他来说一辈子都用不上，并且在测验的时候照旧和沃洛佳一道儿分

享自己的数学才能。

我开导沃洛佳说，数理化对于每一个人的智力锻炼都是必不可少的。可瓦尼亚随后却对他说什么正常人每天锻炼二十分钟就够了，这儿可倒好——又是上课又是考试，哪儿是什么锻炼呢？

我发现，注视着我和儿子之间关系的除了瓦尼亚之外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谢尼亚·戈卢勃金。

往往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看到您穿上了新衣服，不是祝贺您购置了新装，而是说：“一个劲儿地打扮……打扮起来没个完！”看到您休假回来，他们便摇着脑袋说：“老是休息……休息起来没个完！”看到您的气色不错，则拿腔作势地说：“哎呀，真是容光焕发呀！……”谢尼亚·戈卢勃金的一举一动都使我想到了这种人。谢尼亚·戈卢勃金怀着病态的心理对待别人的成绩，他处处觉得别人是在谋私利和搞特权。如果有谁病了，谢尼亚就说：“准是……想歇歇啦！”如果谁的课下作文得了五分，他就要问：“怎么回事呀？是爸爸妈妈卖的劲儿吧？”

对谢尼亚来说，明确表达某一个思想纯属活受罪。所以他恨文学课，同时捎带着把我也恨上了。

同学们把戈卢勃金叫做“乌鸦”，因为他总象是在教室上空盘旋着，对所有人都心存猜忌，疑神疑鬼。

他疑心我对儿子偏心。

每当沃洛佳瘸着右腿上黑板的时候，戈卢勃金就用猜疑的目光盯着他：看他是不是在装模作样？会不会是在为个人捞取什么特殊待遇？

再难找到比瓦尼亚和谢尼亚两者之间更为不同的人了，然而他们俩都把我本来就够为难的处境弄得更复杂了。

当我教导班上的学生要品行端正时，我从谢尼亚的眼神里就能看出，他巴不得沃洛佳会有什么越轨行为。这样，谢尼亚便可以把他早就暗暗准备好的一句话说出来了：“还是先把您自己的儿子教育好吧！……”

我自己也生怕沃洛佳的行动同我的说教和训导两相抵触。结果我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八年级三班就要进行数学测验了。解答复杂的几何题对于我的沃洛佳来说就象谢尼亚·戈卢勃金区别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样的费劲儿。

那天早晨，沃洛佳准备上学去的时候，只盼着数学老师出点什么意外。自然，我对他说：这样想太不近人情了。

“比方说，就让她在哪个地方耽搁上十五分钟。城市里啥事碰不上！到那个时候再想测验也就来不及了……”

“你不是都学过了吗？”

“学了也不管用！”

这位数学老师是我们学校里少数几个爱漂亮的女教师中的一个。她常常是等大家都离开教师休息室以后，赶紧对着镜子打扮一番，最后再挑剔地打量一下自己的脸庞和发型，直到她确信哪儿都没有毛病了，才急急忙忙地去见高年级学生。

那一天，她照例耐着性子等到教师休息室的桌子上最后一本班级日志不见了，然后便走到了镜子跟前……

就在这个时候，她被锁在了屋里。有人从门外走廊里拧

上了钥匙。结果沃洛佳也就如愿以偿了：数学老师耽搁了。

直到过了二十分钟以后，来打扫走廊的清洁女工才听到了轻微的敲门声，这是因为数学老师不喜欢把事情张扬开来。

测验就此告吹了。

我明白，谢尼亚·戈卢勃金的时运到了！

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数学老师不愿意出场。她长得漂亮，所以不需要辩护。此外，她就是再倒霉也不愿被人讥笑，而眼下这种危险是很大的。

“库德里亚夫采夫，我请你说说，你怎么竟干出这种事来！”我说话时，两眼看着谢尼亚·戈卢勃金。

他的目光里并没有得意的神色，有的只是惶惑不安。既然我在主动责备儿子，那么他还能说我些什么呢？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从后面课桌传来了瓦尼亚·别洛夫的声音：

“关沃洛佳·库德里亚夫采夫什么事？是我锁的门。”

“你……怕数学测验吗？”我诧异地问。

“关心集体嘛！”瓦尼亚·别洛夫答道，说罢便坐下了。

谢尼亚·戈卢勃金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和烦恼的神情。

“瓦尼亚，你必须向……伊琳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赔礼道歉，”我不知所措地说。

“可我锁门的时候，招呼了她一声：‘请原谅！’”

“她没听见。再说……我现在没心思开玩笑！”

“我也是，”瓦尼亚·别洛夫说。

“快！去认个错……当面认错……（数学老师可不乐意演这种戏给大家看。）别洛夫为之这样干的那些人也应感到惭愧！”我又瞧着谢尼亚·戈卢勃金说。

当天，校长问我：

“怎么，又是瓦尼亚·别洛夫吗？”

“是的。不过是从另外一种角度……”

“该采取措施了！”

“是啊！”我说。

等到学期结束以后，我同沃洛佳一起转到了另一所学校。学校离我们家较远……但这样离瓦尼亚·别洛夫也远了一些！

一年之后，我们索性搬到市区的另一头去住了。事情就是这样。

3

从前我觉得，构成人类半数的女性，也曾包括我在内，并不那么富有幽默感。可是孙女伊丽莎白却常常把我这种观点否定掉。

她动不动就要我把瓦尼亚·别洛夫很久以前的所作所为讲给她听。这些事在经过多少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使我这个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暗暗吃惊。可伊丽莎白听着听着，却倒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

不知她从哪位大人那里学到了一句没大没小的口头语“喂，我说！……”而且差不多每一句话都是这么开头。